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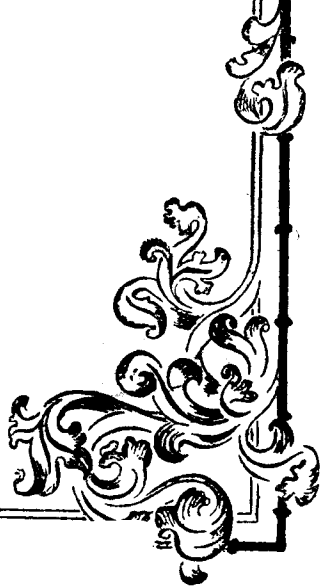
向斯大林學習

莫洛托夫等著 · 胡明譯



光華出版社刊行

向斯大林學習





室〇〇二號七八五路西京南海上
號二二六六七三話電社總

目次

斯大林的生平和事業(加里寧).....	一
斯大林是列寧事業的繼承者(莫洛托夫).....	一〇八
斯大林與紅軍建設(伏羅希洛夫).....	一一九
偉大的歷史機車的駕駛者(卡岡諾維契).....	一三七
斯大林是今日的列寧(米科揚).....	一五三
斯大林與偉大的集體農場運動(安得列夫).....	一六五
斯大林論布爾塞維克幹部(馬倫科夫).....	一八一
斯大林與國際無產階級(季米特洛夫).....	一九五

斯大林的生平和事業

加里寧

一

一個人的社會—政治事業，只有考慮到他的事業所通過的社會生活和環境現實的因素，才能比較更正確地闡明。

斯大林同志早就走上了政治舞台。在哥利教會學校中，他對沙皇的全部專制政體就形成了反對的關係。

一八九四年，斯大林同志在哥利教會學校畢業，認為是一個優秀的學生，升入了第佛利司神學院（俄國正教的學院），他在這裏，十五歲的時候，就參加了革命運動。他參加了社會民主黨的學生小組，——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被動的，而是一個發起人、組織者和領導者，是和那時放逐在後高加索的俄國馬克斯主義者的秘密團體有聯絡的。這些團體對他有著很大的影響，把對馬克斯主義秘密文獻的興趣貫輸到了他的身上。

一八九七年，斯大林同志作為神學院違法的小組組織的代表，和第佛利司違法的社會民主黨的組

續取得了聯絡。一八九八年，他已經正式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佛利司的組織。這時，他的違法的工作擴大了：他在鐵路和工廠區域的工人小組中宣傳馬克斯主義。

神學院的當局知道：斯大林同志，是一個的確沒有希望回轉到效忠沙皇政府的途徑上去的人，把斯大林同志由神學院開除了。

這是他和那時的社會——政治現實第一次巨大的衝突。然而，由神學院開除，在他面前卻沒有提出這樣尖銳的問題：走到什麼地方去？道路的選擇，是在神學院中早就自覺地決定了的。這是革命鬥爭的道路，在馬克斯主義旗幟下鬥爭的道路。革命鬥爭的地盤，在喬治亞是早就充分地準備好了的。

雖然喬治亞形式上不認為是被俄國武力征服的地方，而認為是自願地和俄國合併的地方，牠却依然是被沙皇的總督和他的純粹俄羅斯人的官僚機關統治着。自然，他們不僅不保護喬治亞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不了解這些利益。他們的行動，甚至驅使那些違反喬治亞的利益並篤實地替沙皇專制政體服務的喬治亞的高貴人士們，也加入了反對派。因為這種原故，一切革命的和反對的活動，在喬治亞人民大眾中得到了熱烈的響應。

十九世紀的末葉和二十世紀的初葉，俄國掀起了革命的風潮。對於現狀的不滿，在工人的革命行動中表現出來了：加強了工場和工廠中的同盟罷工，開始了政治性質的示威運動，許多地方都舉行了違法的五一紀念。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影響下，開始了學生的風潮。農民中間的動搖也更加

強烈起來了。他們常常暴動起來反對地主，常常焚燒貴族的宅第。

一部分積極的工人們，在社會民主黨的旗幟下，結成了違法的小組織。雖然對於創立統一的革命組織的傾向不是十分自覺的，但一般說來大家都熱烈地希望有違法的中央。同時，在彼得堡，列寧所創立的「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十分廣泛地展開了自己的活動。

喬治亞也通過了同樣的過程。工人們，尤其是第佛利司的工人們，情緒上都是革命的。創立了違法的宣傳者的小組織，在山上舉行了百多人的會議，發散了宣言或傳單，實行了罷工。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末了和一百年代的初頭，波柴爾德揚茨工場、亞德利哈諾夫製革工廠、街市營業馬車、印刷所、鐵路職工等等，輪流地連續發生了大規模罷工的波濤。

鄉村中也是不平靜的。農民的艱苦狀況——缺少土地、貧窮、爲尋找工資而離鄉背井、以及其他等等，——使他們對當時的政權和制度抱着反對的情緒，把他們推上了革命的行動。工人和鄉村的聯絡，無疑地幫助了革命思想在農民中間的傳播。

這一切，不僅在工人中間，而且也在農民中間，創造了革命工作的巨大可能性。也就是因爲這種原故，喬治亞比較更早就開始傳播了馬克斯主義的思想。『高加索社會——政治生活的特殊條件，——列寧說道，——助成了我們的黨在那裏創立最大的戰鬥組織。』（「列寧文集」第二十六卷，二三十頁）。我（加里寧）自己還保有這樣的印象：甚至外表上，喬治亞工人階級和農民的革命行動，無論什麼時候都比俄國別的地方流露出來了更加鮮明的姿態。

一八九三年，喬治亞發生了第一個馬克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組織『默薩默—達西』，就自己的政治傾向說來，這個團體不是統一性質的。這個組織有着根本的缺陷，這些缺陷是那時的革命運動所固有的，在俄國許多別的地方也有同樣的情形。『默薩默—達西』的份子，僅僅竭力指出了資本主義的進步作用，却沒有看到牠的消極的方面，歪曲了馬克斯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把革命的前途限於一部分的成功。地方上的成就，資產階級窄狹的民族主義的利益。他們在自己面前，沒有提出創立作爲無產階級戰鬥組織的政黨的任務。他們沒有教導、沒有訓練工人們去進行革命活動，沒有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來薰陶他們。

革命的工人們、積極活動的份子，都覺悟了有組織政黨的必要。然而，甚至在他們那裏，這種覺悟也是有限的。一切都是以觀念的權威爲根據的。行動的革命性，實際鬥爭中的勇敢、大胆及熱心，好像是和組織前途中的有限性可以共同存在的。他們覺悟了有組織政黨的必要，却有着關於中央的模糊的概念。關於中央的概念，他們不是作爲有充分權力的黨的中央的概念來思考，這種黨的中央，是應當指導黨的全部工作、工人階級鬥爭的一切表現和形勢的。如果那時考慮到了中央的話，那末這寧可說是考慮到了相互聯絡和交換情報、祕密工作的技術（表示、旅行護照、暗號等等）、預備和散佈違法文獻、分配宣傳員等等的補助機關。然而，懷着對於中央的這種見解的人們，與其說他們是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戰士，寧可說他們是『工人政客』。由這裏，已經距離機會主義不遠了。

斯大林同志在工人運動中出現，他加入「默薩默」達西」份子的團體，馬上就在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中帶來了原則上的新波動，在革命活動中帶來了一定的目標性。

一八九八年，斯大林同志在「默薩默」達西」內部，組織了革命的馬克斯主義少數派的團體。這個團體是喬治亞唯一提出了這樣的任務的：指導工人的革命運動走上全俄和專制政體進行政治鬥爭的軌道去。

斷然克服了機會主義的多數派的反抗，斯大林同志把第佛利司的社會民主黨的組織，轉上了對羣衆政治煽動的道路、和沙皇專制政體進行公開鬥爭的道路。他創立了社會民主黨第佛利司組織的中央團體，這個中央團體是有着領導中央的資格的，他對於後高加索創立違法的社會民主黨的組織，進行了巨大的工作。他了解無產階級中央集權的革命政黨的意義，把喬治亞的革命運動看做是全俄運動的一部分。他成了廣義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領袖。

歷史學家不容易編著斯大林同志的傳記，即令是簡短的傳記，更老實說，因為是簡短的傳記所以更不容易。

斯大林同志從最初就起了指導者的作用，雖然他自己在第佛利司鐵路職工大會上的演說中，把自己的這個工作時期叫做學徒的時期。原因是他不僅在羣衆那裏學習了——這是無產階級領袖一項必要的標誌，——而且領導了羣衆。

斯大林同志，是從祕密活動開始自己的工作的。這不是偶然的，和合法的及半合法的馬克斯主

議者原則上的區別也就在這裏。

能夠這樣說：斯大林同志從自己最初對公眾講演的時候起（自然，這是在窄狹的、違法的和半違法的團體中），就十分明白地確定了革命的馬克斯主義的路線，把牠和『默薩默——達西』份子的機會主義的路線對立着。他在後高加索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建設中，奠下了第一塊基石，沿着結合科學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的道路，作出了實踐的步伐。

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是革命運動在俄國全國繼續高昂的年度。社會中感到了鬥爭的力量。高爾基的『海燕』恰好總括了和專制政體及其制度鬥爭的情緒與願望。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在國外出版了列寧的『火花報』第一號。

自從『火花報』出版，對於革命家樹立了無疑地更加鮮明的工人階級的目的，自然，尤其是對於那些在自己面前早就樹立了工人階級目的的人們，使他們的這種目的成了更加鮮明的。和這時，地方黨組織的許多指導者——尤其是『經濟主義者』——的機會主義，也成了更加顯然的。

斯大林同志所領導的第佛利司的中吳團體，毫不動搖地站在列寧的『火花報』的旗幟下，以『火花報』的精神展開着工作。

在我看來，『火花報』的論文，對於斯大林同志，正是這樣大的一種啓示——作爲對於他那裏早就形成了的革命運動見解的有權威的確證的啓示。

斯大林同志深刻地估計了：在黨的建設、集合工人階級的力量、宣傳革命的馬克斯主義的思想

的事業中，違法出版的機關報的意義。根據他的發起，一九〇一年創辦的「伯爾德卓拉報」（這是一個亞美尼亞字，意義是鬥爭。）（是爲着秘密的策劃而在巴庫出版的），在和喬治亞機會主義者的鬥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牠以列寧「火花報」的精神，保衛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保衛了無產階級鬥爭的任務。關於這事，根據那些在牠的篇幅上所提出的原則的問題，根據那些興奮着全俄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運動前進人物的頭腦的問題，能夠判斷出來。牠們首先是關涉到當前的革命性質，工人階級在這種革命中的作用和意義，牠的政黨的戰術和策略的。

發揮了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的列寧的思想，「伯爾德卓拉報」寫過：『只要觀察一下俄國的社會生活，牠的各種階級的相互關係，就足夠令人確信革命的無產階級的聯合力量是俄國的主力。憑藉着自己無底的錢袋的資產階級，在專制政體的王笏下是自己覺得美滿的。』

『無產階級是毀滅專制政體所必要的堅強力量。』（「伯爾德卓拉報」第一號，一九〇一年九月）

「伯爾德卓拉報」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薰陶了後高加索的工人和勞動者，主張全俄工人運動原則的共通性。『喬治亞的社會民主黨運動，——這個報紙寫過，——不是僅在喬治亞有着自己的綱領的孤立的工人運動。牠和全俄的運動手挽手地前進，所以，也睽從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伯爾德卓拉報」第一號，一九〇一年九月）

「伯爾德卓拉報」對於第佛利司的社會民主黨的組織思想上——組織上的鞏固，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召集了第佛利司社會民主黨組織的第一次代表會議，社會民主黨的全體小組，幾乎都派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這次會議選舉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列寧火花派的第佛利司委員會。這是喬治亞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巨大的收穫。這次收穫的指導作用，要歸屬斯大林同志。

秘密活動的工作有着自己的特性。牠使政治活動家不得不隱蔽着。牠很少給予政治活動家這樣的可能性：把他的見解合法地、尤其是在刊物上正式發表。因為這種原故，十分自然，斯大林同志最初幾年的秘密工作，是還遠沒有充分闡明的。然而，甚至我們所知道的這些少數的事實，就已經說到很多的東西了。

在這裏，引述一個這樣的事實。『默默——達西』的份子創辦了星期學校，在這些學校裏講授初步的普通知識。有一天，斯大林同志來參觀這樣的學校，在兩——三個集會上，對工人們講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以後，他問一個工人：『星期學校裏教了你們一些什麼東西？』當時工人回答他：『這裏正在講解太陽怎樣運動。』他就微笑地說道：『聽着！不要害怕，太陽不會迷失道路。你們要學習的是這種事情：應當怎樣推動革命事業，幫助我們建立小規模的違法的印刷所。』（「後高加索的老工人關於偉大的斯大林的故事」第三十頁，一九三七年少衛隊版）

在這項事實中，如同在一滴水中映出的太陽一樣，看出了無產階級羣衆指導者的面貌。

現在來總括一下斯大林同志整個最初時期的活動：因為政治上的危險性而被第佛利司神學院開除，直接轉上違法的工作；實際上努力把工人違法的小組織造成革命——階級鬥爭的策源地；指導罷

工，編寫宣言或傳單；創立第佛利司組織的社會民主黨的中央團體；組織違法的報紙「伯爾德卓拉」；以及其他等等。甚至這些不多的、不容爭論的史實，已經明明白白地說明了這種情形：斯大林同志從自己革命活動最初的時候起，就是沿着列寧的路線前進。他在第佛利司的革命活動，是和列寧領導下的彼得堡「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的政治立場完全一致的。

一一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的月底，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佛利司委員會，派遣斯大林同志到巴東去擔任違法的工作。

在那時，就鍊製石油說來，巴東是重要的工業中心。

鮮廉寡恥地榨取工人，尤其是榨取亞得查爾人。

俄國革命運動一般的高潮，也襲到了巴東。

「從一八九三年起，——奧斯曼·姑爾希尼齊講述着——我就在巴東的羅特世爾德工廠中做工了。」

「……在斯大林同志來到巴東以前，工廠的工人中間沒有進行任何真正的革命工作。」

「僅在一九〇一年，工廠的工人們才感觸到某人的强有力的組織手腕，他善於指導工人，統一了他們的行動。」

『這是斯大林同志的手腕；自從斯大林同志來到巴東以後的第一天起，就爲着組織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而進行了巨大的工作。』

『斯大林同志，在短時間內，就組織了許多社會民主黨的小組織，在這些小組裏，吸收了曼太塞夫工廠和西德利工廠的前進工人。在這些小組中，也加入了我們的工廠中的許多工人。在這時候，斯大林同志特別竭力指出了：有在這些小組中吸收各種民族的工人的必要，有使勞動者受國際主義薰陶的任務。』（『後高加索的老工人關於偉大的斯大林的故事』，三九—四十頁）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小組的代表會議上，斯大林同志組成了巴東社會民主工黨的組織。

『新年的前夜，——庫利齊講述着，——斯大林同志召集了各小組的全體負責人，提議舉行同志們的新年聚會。這項提議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新年的夜晚，我們在西里比斯特羅·洛姆查利耶寄宿舍中聚集了。

斯大林的談吐惹起了哄笑。大家都覺得很高興。我們的談話不知不覺地轉到了政治問題上。這時候，在一度襲來的肅靜中，高聲着斯大林的聲調，又重新把空氣激盪起來了。

像這樣，我們一直坐到了黎明的時候。當時窗戶裏射進了薔薇色的霞光，斯大林舉起了玻璃杯並且說道：

『喂，這就要天亮了！太陽很快就要昇起來了。這個太陽將爲我們而照耀起來。』（『後高

加索的老工人關於偉大的斯大林的故事」，六十四頁）

在這次會議上，產出了黨的指導團體，就實質說來，牠是俄國社會民主黨의 巴東委員會。

『一九〇二年一月間，——如同達維里齊講述的，——斯大林同志到第佛利司去了幾天。發現了他到第佛利司去是爲着印刷機的附件及三種語言的鉛字：俄羅斯語的，喬治亞語的和亞美尼亞語的。得到羅特世爾德工廠工人的幫助，把機器裝配起來了，並且能夠以充分的速度進行『生產』。斯大林寫了宣言（或傳單），一個叫做喬治的人（他的姓記不起來）把牠排出來了，我們大家和斯大林一同印刷：輪流地轉動印刷機的輪盤。』（『高加索的老工人關於偉大的斯大林的故事』，五十二頁）

一九〇二年一月間，斯大林同志組織了巴東第一次的曼太塞夫工廠的工人們大規模的罷工，二月間，又組織了羅特世爾德工廠兩次大規模的罷工，在這些罷工中工人都得到了勝利。

沙皇政府因爲罷工的工人們的組織性和堅定性而感到了驚愕。這不是沒有原故的。在罷工的不久以前，巴東的保安部就寫過：社會民主黨運動的發展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一九〇一年秋天，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佛利司委員會，爲着在工廠工人中間宣傳，把自己的一個委員——約瑟夫·維薩利奧諾維契·德茲加世維里，以前第佛利司神學院六年級的學生，派來了巴東市。因爲德茲加世維里的活動……，在巴東所有的工廠中，都發生了社會民主黨的組織，起初是以第佛利司委員會爲首腦的。』（喬治亞中央文書局，「庫塔意西省巴東區憲兵隊助理的報告」，「文案」一〇一一號）

庫塔意西省的總督，爲着採用警察的處置來壓止罷工，到達了巴東。

爲着答覆三十二個罷工的工人們的被捕，斯大林同志組織三月八日工人羣衆的示威遊行，在這次示威運動中參加了四百工人。示威遊行走向警察署去，要求釋放被捕的工人。警察由這些示威遊行中逮捕了三百多個人。

第二天，斯大林同志就組織了巴東工人大規模的政治示威運動，這次運動中大約參加了六千以上的工人。

『我們那時，——即則那實講述着，——還不知道這次示威運動是斯大林同志組織的。然而，因爲關於示威運動的通告這樣迅速地傳達到了我們，牠是這樣有準備的，這使我們想到了：組織這次示威運動的是一個很有力量的、很有經驗的組織家，他比大家知道得更清楚：事情會走向什麼地方去和如何進行。……』

一九〇二年三月九日的示威運動，我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會忘記。許許多多的工人，擁擠在通到流刑營去的街上，被捕的工人們就是關在這個地方。在示威運動中，斯大林同志走在工人羣衆的最前頭。

示威運動緊密地靠近士兵，這些士兵是端起着步槍準備對我們射擊的。

他們的長官，軍官安太齊，要求解散示威運動，否則他就發命令開鎗。

最初一下的時候，某些工人們，其中有我自己，動搖起來了。然而，在示威運動上傳來了響亮

的呼聲，這種呼聲號召我們不要分散，要更加堅決地要求釋放被捕者。

是斯大林同志對示威運動者這樣號召着。

他的火樣的言語，把示威運動凝固起來了，誰也不再退避。

許多工人們，反而起來對軍官和兵士拋擲石頭，堅決地要求釋放被捕者。……

斯大林同志所組織的和領導的這次示威運動，一下就使我們異常確信這種事實：只有手中握有武器和專制政體進行堅決的鬥爭，勞動者才能得到勝利。」（「後高加索的老工人關於偉大的斯大林的故事」，五十八頁和六十頁）

巴東所展開的事件，斯大林同志是這次事件思想上的鼓勵者和直接的領導者，當然在工人的意識中有了鮮明的印象。這裏，正是在實際行動上具體說明了布爾塞維克主義的革命策略；那時候，作為一定的政治思潮的布爾塞維克主義是還沒有的。

事實上，斯大林同志在短期內，就在巴東所有的重要工廠中，都組織了違法的小組織；把牠們結合成了社會民主黨旗幟下的統一的組織；創辦了違法的機關報，牠的影響擴張到了廣大的工人羣衆中間。指導這種思想上和組織上團結一致的力量來反對資本制度，為改善工人的生活而鬥爭。

十分自然，就那時的條件說來組織得很好的罷工，使工人和專制政體面對面地發生了衝突。起初是經濟上的要求佔優勢的罷工，發展到了最高的階段，發展到了巴東的全體工人政治的示威運動，即是發展到了和沙皇的專制制度進行直接的鬥爭。